

白门秋柳

BAIMENQIULIU

黄裳著



白门秋柳

B A I M E N Q I U L I U

黄 裳 著
贺昌盛 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门秋柳/黄裳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04.5
ISBN 7-5399-2053-X

I. 白... II. 黄...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36627 号

书 名 白门秋柳

著 者 黄 裳

责任编辑 汪修荣

责任校对 徐 非

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

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)

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(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)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盐城印刷总厂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
开 本 880 × 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10.75

字 数 28 万

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, 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7-5399-2053-X/I·1939

定 价 20.0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辑 一 秦淮拾梦

- 3 白门秋柳
- 11 莫愁湖
- 15 “美人肝”
- 18 半山寺与谢公墩
- 22 梅花山
- 25 后湖
- 28 明太祖与徐达
- 38 秦淮拾梦记
- 44 重过鸡鸣寺
- 50 王介甫与金陵
- 55 扫叶楼

辑 二 闲情逸事

- 63 青藤书屋
- 67 琉璃厂
- 73 作家的手迹
- 78 东坡二题
- 82 品茶
- 86 酒话

辑 三 驻足闲览

- 91 兰亭
95 瑶琳
101 新安江之雾
105 好水好山
118 敦煌
125 豫行散记

辑 四 羁旅山川

- 139 音尘
144 海上书简
150 在三里河
160 虞山春
167 游邓尉
174 富春
190 昆明杂记
208 江村
213 天津在回忆里

辑 五 榆下梦痕

- 219 闲
224 东单日记续篇(节选)
235 如梦记
240 老板
246 买墨的故事
250 书痴
256 药渣

辑 六 弦中意绪

- 263 葛岭山居
- 267 胥涛
- 272 春游杂感
- 281 “好快刀”
- 283 “几乎无事的悲剧”
- 289 桃花扇底看南朝

辑 七 月旦人物

- 297 柳如是
- 307 苏曼殊及其他
- 312 温特
- 315 诗人冯至
- 318 浦江清
- 321 乔大壮
- 325 涉园主人
- 333 马叔平
- 337 编后记



辑 一

秦淮拾梦

白门秋柳

我们到南京时是一个风沙蔽天的日子。下关车站破烂得使人黯然。站外停着许多出租汽车，我们坐了其中的一部进城去。原想借这冒牌的“华胄”的风姿可以有点方便，不料车到挹江门时仍得下车接受检查，这任务是由“宪兵”执行的，严格得很，几乎连每一个箱子的角落都翻过了。又凑巧同行的×太太替他的兄弟带了许多行李，甚至脸盆、洗衣板之类都不遗漏。于是这检查就成为一种繁难的试验，我们得回答“宪兵”的每一个问题，每一件东西的出卖所、价格、用途，以及其他许多莫名其妙的问题，全凭问话者的高兴。我们得编造若干小故事予以满足，直至他们感到厌倦了为止，然后就拿起了另一件东西……

等到全部审查竣事以后，几乎每一个箱子都盖不上盖，只好把多出的衣物向车厢的角落里一塞算数。

接着我们就轮到接受另一种磨难了。所有比较像样一点的旅馆都没有了房间，南京的所以如此热闹，是那两天正在开着什么会，“冠盖满京华”了的缘故。南京的街道是那么宽而平衍，我们的破车子在萧条的街道上行驶，找寻着栖身的处所，最后是在朱雀路的一家旅馆门口歇下来。

这时已经是下午五点钟光景了。

我们开了两间房间。×太太自己住一间，我和W合住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。这屋子里充满着冷气，房中间的一个炭火盆渺小得可怜，表面是一层烬余的灰，灰下面的黯淡的红色就像是临终者

脸上的光彩。这是怎样森寒的一间屋子。

×太太洗脸以后第一件事是命令当差检视适才翻得一塌糊涂的行李，有没有遗失什么，当她拣起每一件从上海带来的东西时，脸上就发出微笑来，好像欣幸着它们的生还。我们对这工作不能有什么帮助，却欣赏了她叫了来的南京的小笼包子、肴肉、咸板鸭。这些也真不愧是南京的名物，我们吃得饱饱的。看她的“复员”工作一时还没有完结的征象，就告诉她我们要到街上去看看了。

我们又站在这飞舞着风沙的城市的街头了。

多长多宽阔的路。除了北平以外，恐怕在别的地方很难看见这么宽广的街道了罢，然而又是多么空旷呢！对面的街上有一家书店，我们踱进去看。里边放着几本从上海来的杂志和北方来的《三六九》（戏剧刊物），另外有一册南京本地出版的《人间味》。在屠刀下面的“文士”们似乎还很悠闲地吟咏着他们的“人间味”，这就使我想起“世间无一可食亦无一可言”的话来，这虽然是仙人的说话，也正可以显示今日的江南的无声的悲哀。在无声中，也还有这种发自墙缝间的悲哀的调子。

打开一张地图一看，才知道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离秦淮很近，就出了书店向夫子庙前走去，地图上标明着贡院的地方似乎已经变为什么机关之类了，有一片围墙围着。从一条小胡同里走进来，有不少家旧书店，进去看看，实在没有什么可买，想买一部《桃花扇》，却只有石印本和铅印的一折八扣本。翻到了几本《同声》，里边有冒鹤亭、俞陛云的文章，还有着杨椒山先生墨迹的影印本，后面有着“双照楼主人”的跋文。说明着清末他被关在北京的牢狱里时，曾经整日地徘徊在杨椒山先生手植桧的下面，因为他当日所住的监房正是杨继盛劾严嵩父子后系狱的地方，想不到住在陵园里的“双照楼主人”在呐喊着“共存共荣”之余，还有时间想到这些旧事。因为这杂志是由他出资办的，所以厚厚的一本书，定价只要一元。

再走过去就是有名的夫子庙。那一座黯黑的亭子，矗立在一
片喧嚣里面，远远的看过去神龛里被香火熏得黯黑，如果这里面真
是供着孔夫子的话，那厄运似乎真也不下于在陈国、蔡国的时候
罢？天色已经薄暮，远远望过去，在板桥的后面，是一座席棚式的
小饭馆，题着“六朝小吃馆”。好雅致的名字。

小吃馆的前面就是那条旧板桥，有一部记载明末秦淮妓女生
活的书，就题作《板桥杂记》。我和 W 立在这渐就倾颓的旧板桥上
对着落日寒波，惆怅了许久。

桥右面有一棵只剩下几枝枯条的柳树在寒风里飘拂，旧日的
河房，曾经作过妓楼的，也全凋落得不成样子了，那浸在水里的木
桩，已经腐朽得将就折断。有名的画舫，寂寞的泊在河里，过去的
悠长的岁月，已经剥蚀掉船身的美丽的彩色，只还留下了宽阔的舱
面和那特异的篷架，使人一看就会联想到人们泛舟时可以作的许
多事情，吃酒、打牌……这种零落的画舫似乎可以使人记起明末的
许多事情，如《桃花扇》中所记，其实它们至多也不过是太平军后的
遗物。当南京刚刚规复以后，当时的统帅，“理学名臣”的曾国藩为
繁荣这劫后城市所颁布的第一条办法，就是恢复秦淮的画舫，想从
女人的身上，取回已经逝去了的繁华。知道这故事的人恐怕已经
很少了。

一路走着，我们沉醉于南京的市招的名色的多样性而有趣，纸
店，装池店，甚至嫁妆店都在匆匆一望中使人流连。虽然市面是那
么萧条，在暮色苍茫中走过市街，想想这已经沦陷了五年的城市，
在满目尘沙中，很自然的想起了“黄昏胡骑尘满城”的诗句。

晚上在那间充满了冷气的大屋子里，坐下写一封信，告诉上海
的朋友在我们的长途跋涉的第一段旅程中所得的印象。想起了昨
夜的别宴，她们都上了装，还赶了来，那是一个凄凉的聚会，浅浅的
红唇，失去了风姿的笑靥，那一种沉重的感情，真使人觉得难于负
载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从枕上看到窗玻璃上结着冰凌，北风一夜都没有停，炭炉里的微火，不知在什么时候早已熄了。太阳光微弱的黄焰，简直没有一点温暖。

×太太要到市场去买东西，要我们陪了去，几个人坐在一连串洋车上，从铺着石子的小巷里穿过，车子的底座上都装着响铃，在车夫如飞的脚步中叮当的响着，打碎了这古城的角落里死一样的寂静。久违了这种洋车的铃声，不想在这里还好好的保存着。

我们走过市场里的一家服装店，这一家里有十几个伙计，顾客却只有我们一起，所以全部的店员都跑来接，从他们过分的殷勤中，更看出了商业的凋零。

从市场里出来，我们又浩浩荡荡地回到旅馆里去。×太太又要出门访友去了。留给我们的任务是替她看守房子，她还告诫了我们关于行旅人所应注意的事，我们的任务于是就成为很必要的了。

我和 W 寂寞的在炉边向火，剥着橘子吃，把橘皮投向炽热的炭上，让它烧出一种很像鸦片的香味来。

我们却打算着怎样在这仅有的一天的勾留中，看看这大城里的几个地方。

在下午四点钟左右，我和 W 到鸡鸣寺去。这是从极南到极北的一段路，在车夫的平稳的脚步中，我们坐在车上，浏览着街景，任北风从大衣领子里吹进去。南京的大陆性气候在冬天特别显著，这种气候给人的是一种僵冻的感觉，手部脸部都在北风里隐隐地痛，实在并不必要等风刮在脸上才有如割的感觉。

在北风中捱过了三刻钟，车子在一片陡坡前停下来。一片红墙蜿蜒在高处，一段曲折的台阶，衬得山门高高的，远远的。慢慢地踱上台阶，抬头看见那个竖立着的小小的匾额，“敕建古鸡鸣寺”。山门两侧的红墙上，墨书着“大千世界，不二法门”两行字。一种娟秀而又阔大的气势，很和谐地予人一种美的印象。

这是一座废寺，走上去却费了我们很长的时间。供着山神土地的殿宇里，门窗都失去了，神像也有的破碎不全，座前的石香炉里却还有不少香烬，应当是不久以前还有香客来过。我们经过每一个院落，每一条小径曲折地走上去，很可以领略这古建筑物结构的精巧。

因为是这样一个严冬的傍晚，寺里几乎没有一个人，自然更没有品茶的人了。我们走了许久寻找豁蒙楼，始终没有找到。绕过了寺后的和尚墓塔，还走进掘得深深还十分完整的堡垒，这应当是二十七年冬天战后的遗迹。这曲折的沟垒真是阴森得可怕，不时还可以发现许多兵士的遗物、稻草、标语，我们都有一种重过古战场的感觉。最后在堡垒的顶上向下看时，整个的南京城都在眼底了，眼前的一所宽广的建筑物的每一个房顶上，都飘拂着一面青天白日旗，可是上面多了个三角形的小黄条，这就是那一出丑恶的傀儡戏的演出的地方。

我们拣了路上台城，疾速地走着，急速的呼吸着干燥而寒冷的空气，肺部有着燃烧似的感觉。立在这一片六朝故垒的顶上，不得不油然地使你缅想着古昔。眼前是一望无际的江天，一片荒寒的白水，疏落地散布着几个小洲，在一片夕阳里，无数的水鸟飞起飞落，多荒凉的地方。这时风更紧了，呼呼的吹着，我们坐在平台上已经颓了的残垒上，打开了地图，它像一片金属似的在风里振动着响。我大声地叫喊，然而耳朵里只听到虎虎的风声。

重新站起来，让劲急的北风，戏弄着我们的衣襟头发。我感到自己是一个渺小的人，站在这么一个古老而空阔的地方。

我们想起了还在下面等着的车夫，不得不离开了台城走下去。找到了车夫以后，看看地图上远在西隅的扫叶楼，觉得是要有待于他日的重来了。不料车夫却答应了在日落以前赶到，就重新坐上车去。

这时已经是五点钟左右。车子在一些不知名的小巷里穿来穿

去,看看那生活在卑陋的屋檐下面的人们时,不禁有着非常亲切的感情。这些靠着小本营生糊口的人们,他们的停滞在手工艺时代的技巧:装池,打铁,木作。从这些渺小的人们的手里,精致的雕琢出一些小器具,传到我们的手里时,使人不缺乏亲切之感,不是那些 Mass Production 的制成品所可及的。可是恐怕这一些仅存的技艺,也将要慢慢地消灭了。

车子离开了陋巷,又出现在一条宽阔的街上了。我打开地图看,回头去告诉 W 这是“随园”的遗址,这是曾经藏了丁丙善本的龙蟠里。光线越来越暗,路却越来越荒凉了,在路上我们看见了不
少牵了马的兵,看那黄呢军服,尖尖的帽子,和圆圆的皮枪壳,以为是“皇军”的巡逻队,仔细看去,才知道也是一些“同胞”,他们用好奇的眼光看着我们这在薄暮时出城去的人,使我们也不禁惴惴然。

最后车子停在一片山坡的下面。这时虽然还没有全黑,太阳却早已落下去了。得了车夫的指示,我们跑向一个寺院的旁门。到了门口才知道门是关着的,门口贴了一个什么筹备处的条子。我就不管这些上去敲门了,心里却猜疑着会出来怎样的一个人物,一个大兵呢,还是一个副官?半天以后才传来了悠长微弱的声音:“谁?”

门随着开开了。一个穿了黑色袈裟的中年的和尚,一只手竖在胸前,“二位居士的兴致真好。”

我们惊异着在落日孤城里见了这样的人物,就告诉他我们明天就要离开南京,想用了这匆促的时间看看扫叶楼的意思。

我们被导引着从一道孤悬着的楼梯走上去,走近了一间小楼。这时天色已经完全昏黑了,楼里边看不见一点东西,只依稀看见四壁都是白垩了的,还挂着许多木刻的楹联。W 走近去仔细看了其中一幅的下款,告诉我这是江亢虎的,我说:“那就不必看了罢。”

我们凭了窗槛下望一片迷蒙的莫愁湖,和那一片城堞。从和尚的口里,我们听到了关于石头城的许多故事,和胜棋楼也已经倾

圯了的消息。他的黯淡的声音，缓慢地述说着一些兴亡的史迹，好像听见了低回地读着的一首挽歌辞。

最后他告诉了我们他的身世，是一个军人半路出家了的。他诉说着寺里的贫苦，全仗春秋两季卖茶的收入维持，而现在却是寒冬，难得看见一次游客。我们捐出了一点钱，他感激的收下了，点上了一个灯碗，引我们到他的禅房里去。在暗黄的浮光里，我们走进了一间森寒黑暗的屋子，他从零乱的壁橱里找出了一册寄售的谈金陵古迹的书相送，还有一幅他自己画的兰草，并不十分高明。这些我们都已经寄给上海的朋友了。

从扫叶楼出来，我们坐上原来的车子，回到夫子庙前去。车子沿了石头城的女墙跑着，很久很久，才看见稀疏的灯光。

这正巧是一个三角形，连接了这个城市的三个角落。我们毕竟又从荒凉黑暗里回到响着歌声弦管的秦淮河畔了。吃饭的地方是一家很大的馆子，一间间白漆木榻隔开了的房间里多半空着。我们找了一间坐下来以后，先要了一个火盆来烤手。谈着这几小时的游踪，那个和尚，翻着他送的那一本书。我想到离沪以前所作的一点小小的工作。搜集了不少材料，写了个以南唐历史作背景的戏，因为匆促没有能上演，这时大概还压在和平村一间房子里的一堆琴谱下面吧？

吃了点黄酒，走到街上时，从雪亮的电灯光下面的地摊买了黄黄的橘子剥了吃。到哪里去呢？去听听有名的秦淮的清唱吧。走上了一间楼厅，在进门的“皇军”处验了市民证，坐下来看戏了。清唱的那一种姿势使我很厌恶，想想这就是秦淮河畔，这些商女和这歌声。又想起了朋友 K 在一小张报道商情的报纸上编着的一个副刊，那正是“一二八”以后，上海几乎是万籁无声的了，那一张小报上却还经常的有短短的杂文在发表。有一次在记载电影女明星“晋京觐见”的消息之后，附了一句“不禁有‘烟笼寒水月笼沙’之感”，被嗅觉灵敏的吧儿闻到，K 就被挤下来的事。坐在这悬满了

“玉润珠圆”之类的锦额，映着雪亮的灯光，充满了嘈杂刺耳的弦管歌声的茶楼里，我重复着唐代诗人同样的感情。

第三天，就要离开这城市了。又是一个严寒的天气。早晨起来到邮局去发了一封航空信。看着地图，穿过许多窄得几乎容不下一辆人力车的小巷，其中有一条就是乌衣巷。这里全是一些狭小的房子，贫苦的人家。巷子的尽头，有一片池塘，旁边堆着从各处运来的垃圾。地图上却标明着“白鹭洲”，一个雅致的名字。这冬天的早晨，洲边上结了不少冰碴，有几个穿了短短的红绿棉衣的女孩子，伸着生满了冻疮的小手，突了冻红的小嘴，在唱着一些不成腔调的京戏。从那些颤抖着的生硬的巧腔，勉强的花哨里，似乎可以听见师父响亮的皮鞭子的声音。

等到这些女孩子的花腔熟练了，就让她们走到台上去，用那一种姿势表演，万一得到什么人的青睐，成了什么“总统”、“亲王”，那么她的“师父”或“父亲”就可以得到一笔很大的财富。这正是一种颇有希望的“行业”，多少人都投资进去，让他们的——有许多是买来的——小女儿在这寒冷的早晨到这一湾臭水前面来喊嗓子。

这就是秦淮，一个从东晋以来就出名的出产着美丽的歌女的地方。

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二日

莫 愁 湖

莫愁湖在水西门外。这一带是过去所谓的水码头，当铁路还未通时，这里是南都水运的集散地，至今登水西门楼下望，还可以看见市街的繁荣状态。街的形势也全不是新式的，鲜货庄、米行，在那儿的街上一走，极易使人想到旧小说如《七侠五义》所写，仿佛走入汴梁的大街上去了。

还有一个联想，说来也颇可笑。往日听旧戏，《四进士》中宋士杰在公堂上被打以后，走出衙门，看见了他的义子义女，唱道：“你不在河南上蔡县，你不在南京水西门。”听了以后留给我一种凄然之感。这个在尘世被压迫的小人物就住在那样凄凉而寂寞的闹市中。今日走到水西门外一看，虽不必在斜阳里，那感应正是相同的。

经过一条已经将近朽腐了的木桥以后，再走过一条街（这街就叫莫愁路）右折，有一片空地，远处是一座小庙围墙，就是华严庵。

进庵门，有一条砖石铺成的路面，两旁杂植柳树，正面即是胜棋楼。相传明太祖与徐达角棋于此，达胜，太祖遂以此楼赐之。这事的可信与否不可知，楼的旧址原是郁金堂，出于沈佺期的诗句“卢家少妇郁金香”，为纪念莫愁者。据朱偕《图考》，莫愁有三说。第一个根据梁武帝《河中之水歌》中句，“河中之水向东流，洛阳女儿名莫愁”，说明莫愁是洛阳女儿；其二据《唐书·乐志》，“石城有女子名莫愁，善歌谣石城乐”，说她是金陵人；第三说见洪容斋的《随笔》，说她其实是竟陵之石城女而非金陵人。这些在我并无兴